

趙培琨 著

誰共我醉明月

陳堂自署



浙江大學出版社

郑培凯 著

誰共我醉明月

隱堂自署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共我醉明月 / 郑培凯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9.5

ISBN 978-7-308-19071-8

I. ①谁… II. ①郑…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67267 号

谁共我醉明月

郑培凯 著

封面题字 郑培凯
友情策划 姜爱军
责任编辑 罗人智 闻晓虹
责任校对 杨利军 沈倩
封面设计 周灵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版 杭州林智广告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0
字数 200 千
版印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308-19071-8
定价 5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b.tmall.com>

目 录

甲编 诗词歌赋吾家事

- 3 雅与俗之间
- 4 啊呀也是诗
- 6 读《诗经》
- 8 中学读《诗经》
- 10 仲子是男是女?
- 12 古诗难懂吗
- 14 鸟鸣山更幽
- 16 独钓寒江鱼
- 18 独钓寒江雪
- 20 王孙累不累
- 22 沉舟侧畔千帆过
- 24 乌衣巷
- 26 白居易的青梅竹马
- 28 山苗与涧松
- 30 马上弹琵琶
- 32 懒起画蛾眉
- 34 画屏金鹧鸪
- 36 小山重叠金明灭

- 38 “菩萨蛮”
- 40 李白的《菩萨蛮》
- 42 花面交相映
- 44 干卿何事
- 46 “渔家傲”
- 48 此西湖非彼西湖
- 50 谁的西湖好
- 52 欧阳修的西湖
- 54 燕子楼空
- 56 李清照跋
- 58 红酥手，黄滕酒
- 60 女性情怀
- 62 断章取义
- 64 朱熹的诗
- 66 《千家诗》
- 68 云南风光
- 70 夹竹桃

乙编 陶渊明与文徵明

- 75 陶渊明的饮酒诗
- 77 形夭无千岁
- 79 弱女虽非男
- 81 弱女喻薄酒
- 83 今朝有酒（陶渊明）

85	种地与写诗
87	陶渊明的生死观
89	陶渊明乞食
91	文徵明与城市山林
93	文徵明的祖父
95	文徵明祖先是赘婿
97	文洪的诗
99	《归得园二十八咏》
101	文徵明的父亲
103	文林的宦途
105	文徵明九次落第
107	离群的孤雁
109	欲读已茫然
111	《桃源问津图》
113	文震亨的《长物志》
115	停云馆

丙编 品茗与听曲

119	茶的起源
121	河姆渡有茶文化?
123	茶之为用
125	峡州碧涧茶
127	谁谓茶苦
129	有女如荼

- 131 七碗茶
133 苏州虎丘茶
135 利玛窦说茶
137 碧螺春
139 《感天动地窦娥冤》
141 从《西厢记》到《牡丹亭》
143 世间何物似情浓
145 牡丹亭上三生路
147 戏词太典雅
149 《牡丹亭》与澳门
151 牡丹亭上留活路
153 肉不如小蜜蜂
155 《西园记》
157 《西园记》的删节
159 烧刀子和蒜包儿
161 马前泼水
163 覆水难收
165 昆曲清唱
167 不打不成材
169 说大话

丁编 湖山信是神州美

- 173 魏源咏扬州
175 扬州的茶肆

177	扬州冬晨小吃
179	扬州炒饭
181	扬州的浴池
183	清明时节的苏州
185	没有石公的石公山
187	西山碧螺春
189	苏州的胜景
191	丁香空结雨中愁
193	沧浪亭的记忆
195	苏州古城
197	网师园的记忆
199	鱼肉双交面
201	大热天出游
203	江南名园
205	后花园的美学
207	四大名园大中小
209	灵隐风光
211	九溪十八涧
213	白堤不是白公堤
215	陈老莲盯梢
217	杀风景
219	城隍老爷
221	阳明讲学处
223	余姚中天阁
225	北京的风沙

- 227 再谈北京的风沙
229 苍山洱海
231 徐霞客登山涉险
233 滇中花木
235 大理蝴蝶泉
237 大理喜洲镇
239 老舍在昆明
241 民家话
243 大理的风花雪月
245 娘娘叫狗山
247 天宝万人冢
249 菌中之王

戊编 生也有涯知无涯

- 253 给学生的座右铭
254 如何培养子女
256 一千两百岁
258 面对死亡
260 仁者乐山
262 启蒙读本
264 丑人多作怪
266 病态美
268 三年蒲柳
270 神童诗

272	中国的噩梦
274	拍马屁与擦鞋
276	周有光返老还童
278	方言难懂
280	教学相长
282	吾从周
284	秦王扫六合
286	黄苗子的书法
288	火腿豆芽
289	城市山林
291	中国文化精髓
293	骸骨的迷恋
295	症弦的异国情调
297	《如歌的行板》
299	陈映真的新小说
301	时代曲与流行歌
303	扬名海外
305	人生道路
307	目送归鸿
309	曲终奏雅

甲
編

詩
詞
歌
賦
吾
家
事

雅与俗之间

汉代的赋，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很有特色的。刘勰的《文心雕龙》说赋的特性，是“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就是长于铺陈事物，用夸张的笔墨形容物体。

一般而言，汉赋文辞华美堆砌，多用不常见的字，令读者感到深奥艰难。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班固的《两都赋》，有些段落就像辞典中的《难字表》，难以卒读。

1993年，在连云港市东海县尹湾村发掘的汉墓中，发现了竹简《神乌赋》。这篇赋不见文献记载，是过去完全不知道的一篇汉代作品。风格也与我们熟知的“铺采摘文”大不相同，用词浅近通俗，而且以叙述故事为主。有些学者指出，《神乌赋》是寓言文学；也有人称之为“白话赋”，还有人干脆称之为“民间文学”。

不管《神乌赋》从内容与文字风格上如何归类，它确实确实是篇汉赋，而且是篇通俗的赋，与我们过去所知的汉赋性质不大相同。所以，我们只能修正对汉赋的看法，承认汉代还有“俗赋”，而且不可能只有这一篇。

可能的情况是什么呢？是大文士如司马相如、班固、张衡，写着典丽华藻的“雅赋”，声名赫赫，有所传承。小文人也不甘寂寞，运思遣词，写出《神乌赋》一类的作品，只是不登大雅之堂，文献不载，后世就知道了。

《神乌赋》的作者是谁，现在已经难以推断，但总是西汉的小文人。是属于社会底层的呢，还是官吏呢？写《神乌赋》是否只是偶一为之的游戏笔墨，也无从得知了。

可以得知的是，文化总是多元的，连汉赋也不例外。

啊呀也是诗

总是有人批评现代诗，说用字太俗，太白话，不够典雅。批评者心目中早有了先入为主的观念，有了一个清楚的典范，那就是古典诗词的修辞，平仄对仗的规律。

其实，诗律是总结诗体的规律，是个概律，并不是诗的本质。古人写诗，用字粗俗的不少，有些尚且成为千古不朽的诗篇。

古乐府《上邪》，一开头就是“上邪”两个字，也就是“天啊”，真是再俗也不过。汉铙歌十八曲中《有所思》，写情郎变心引起的愤慨，结尾用了感叹词“妃呼豨”。现代人读古乐府，只觉得艰涩古朴，却没想“妃呼豨”是表示感叹的声音，也就是相当于“啊呀呀”“呜呼呼”之类的。

假如说古乐府是民歌，“啊呀”“呜呼”是记载民间质朴的感情，与真正的诗歌创作不同，不是大诗人的手笔，那么，杜甫的名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怎么算呢？这首诗流传千古，诗的结尾：“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难道杜甫的“呜呼”与老百姓的“呜呼”不同？也有诗的本质的差别吗？

也不只是杜甫。李白的《蜀道难》，一开头就是“噫吁嚱！危乎高哉！”有人说“噫吁嚱”是四川的方音，也就是用方言写“啊呀呀”，那就要比普通话的“啊呀呀”更俗了。四川眉山人苏东坡的《后赤壁赋》，也用了“呜呼噫嘻”，或许可

以作为方言感叹的佐证。

李白、杜甫、苏轼，都在诗文中呜呼啊呀过，而且都是千古名篇，所以，用字俗白，也不一定坏。

读《诗经》

一对男女睡在被窝里，恩恩爱爱。

女的说：“鸡叫了，该起床了。”

男的说：“天还没亮呢，等一会儿。”

“你起来看看天色，启明星已灿烂在天边了。”

“鸟群都要翱翔飞动了，是该起来去射野鸭、打大雁了。”

“射到了鸟，我就做成好菜。好菜好酒，跟你过一辈子。你弹琴，我鼓瑟，日子多么美好。”

这可不是肥皂剧的台词，而是《诗经·郑风》里的一篇《女曰鸡鸣》：“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将翱将翔，弋鳬与雁。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

没读过《诗经》的，大概总以为这种经典一定枯燥无味，讲一堆道德修养，如何做人、孝敬父母、忠党爱国之类。其实，并不然。《诗经》大部分都是讲日常生活的，特别是《国风》，生动反映了两三千年前各阶层的起居生活及喜怒哀乐，读来十分亲切。像这首《女曰鸡鸣》，就是典型的例子。

读《诗经》，先读白文，千万不要先读汉唐学者的诠释与引申，否则一旦陷入他们所设的“微言大义”圈套，可就万劫不复了。《毛诗序》说这首诗：“刺不说（悦）德也。陈古义，以刺今不说德而好色也。”郑玄笺：“德谓士大夫宾客有德者。”孔颖达疏：“以庄公之时，朝廷之士不悦有德之君子，故

作此诗，陈古之贤士好德不好色之义，以刺今之朝廷之人，有不悦宾客有德而爱好美色者也。《经》之所陈，皆是古士之义，好德不好色之事。”

朱熹的解释，稍微好一点，没搬出“朝廷之士”：“此诗人述贤夫妇相警戒之词。”但还是强调劝诫向德之义，读来大义凛然。

读《诗经》，最好就是读“文本”，先别去管古人那些高头讲章。